



五億農民的方向

——記安平縣南王莊貧農王玉坤
王小其 王小龐堅持辦社的精神

327.62

151



河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第三號

書號 509 11千字 13頁

31×43 32開 印張：5

五億農民的方向

李 凱、慶 琛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

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
(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

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

1956年1月第一版 定價一角三分

1956年1月第一次印刷

1—110,000冊

目 錄

五億農民的方向	李 凱、慶 琛	1
---------------	---------	---

記安平縣南王莊貧農王玉坤、王小其、

王小龐堅持辦社的經過

學習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

堅持辦社的精神	河北日報	19
---------------	------	----

五億農民的方向

記安平縣南王莊貧農王玉坤、王小

其、王小龐堅持辦社的經過

李 凱、慶 琛

毛主席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示中說：“河北省有一個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戶，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幹下去，結果讓他們走了；三戶貧農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幹下去，結果讓他們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實，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

毛主席這裡所說的，就是安平縣南王莊貧農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龐舉辦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訪問了這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這個村子裡，

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片新的氣象：清晨，三五成羣的男女社員們，冒着陣陣冷風搶掃樹葉，他們正在為冬季積肥做準備；傍晚，從四面八方耕地回家的農民，在一條窄長的街上，形成了長長的行列。他們在相互詢問着一天的生產成績。“耕完了吧？”“完了。你呢？”

“明天起個早也就完了。”這村的幹部告訴我們：“最近有二百多戶個體農民報名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們為了爭取明年的豐收，開展起了帶熟地入社運動，到明天四千七百畝白地就耕完了。可是，去年我們村卻讓大雪封住了五百多畝生地呢？”

“聽毛主席的話，走玉坤他們走的道路，參加合作社，辦好合作社”成了這村農民的中心話題。入社的農民都那麼喜氣洋洋，露着笑臉。村建社籌備委員會的幹部，有的在和社員商量着評議農具，有的翻着賬本規劃土地。黨的支部書記王米貴對我們說：“你們春天來，一定看不到這種情況，那時，不少富裕農民鬧退社，生產可不帶勁啦！這會小社合併成大社，退社的農民又回到社裡來了，生產可變了樣子……”

當天晚上，我們見到了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龐。

“這就是那三戶小社的全體幹部和社員，他叫玉坤是社長，他叫小其是會計，那個是小龐，就算是生產股長吧！”一個村幹部有趣的給我們介紹。

“同志，一個月以前我們是三戶小社的社員，這會可變了，我們成了快三百戶的大社的社員了！”玉坤一面握着我們的手，一面笑着說。

到南王莊以後的所見所聞，都說明着：在短短的一年裡，南王莊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二

一九五四年秋天，河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就到來了。安平縣南王莊原來只有三個小社，當時迅速地建成了兩個中社和六個小社。參加社的戶數，由二十一戶增到了二百六十四戶。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貧農王玉坤（黨員）、王小其（青年團員）、王小龐，表現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熱情，他們帶頭入社，想盡一切辦法把社辦好。但有些參加農業生產合

作社的富裕農民是想到社裡來找便宜，却不是真心辦社，他們有個人的小打算。當時這村黨的支部書記王文章是上中農，自己有騾子有車，土地又強，不按黨的號召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還在一九五三年秋天，中共角邱區委就指示他領導農民辦社，在區委再三督促下，他才應付着辦了一個六戶的小社。在入土地的時候，他就和他父親關假招子“分家”留下了六畝好地。一九五四年秋天，中社成立以後，他還是不按黨的政策辦事，只代表了富裕農民的利益，在他所領導的中社裡，十四個隊幹部，就有十個是上中農，貧農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龐就參加到他們這個社裡。社剛剛成立，社員們根據大部分有牲口、有飼草的情況，決定社員的牲口折價歸社。有牲口的貧農和下中農社員，在一個下午，就帶頭把自己的牲口牽到了社裡。王文章等富裕農民，却不把騾子牽到社裡來。他們想：“社怎麼也長不了，騾子還是自己留着好，等社散了好有騾子使。”這還不算，社幹部們還提出讓帶牲口入社的貧農、下中農把全部飼草都交到社裡，調劑給草少的隊（草少的隊是自留騾子多的隊），

留下騾子的富裕農民，却留下百分之三十的草。王玉坤和別的貧農社員向王文章等這種只代表富裕農民利益、損害貧農利益的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王文章一提出騾子不入社，玉坤就找王文章說：“富裕戶的騾子不入社，讓貧農的牲口給種，這叫什麼道理？”王文章一看不妙，偷偷地把騾子賣掉了。為牲口的飼料問題，王玉坤又質問社幹部：“入了牲口的還得多拿草，不入牲口的倒少拿草，你們光為富裕農民打算，為什麼不想想貧農？”王文章狡猾地說：“這是互助友愛。”王玉坤問他：

“讓貧農拿草時講友愛，貧農缺糧吃，為啥不讓富裕戶講友愛？”說的王文章無話可答。由於玉坤他們堅持鬥爭，調劑飼草的錯誤辦法，沒有被通過。儘管如此，貧農社員們還是極力設法把社辦好，在自留牲口的富裕戶不向社內攤草時，王小龐等不少貧農社員仍然把全部飼草交到了社裡。

社裡的黨員幹部，不光沒有檢查自己的資本主義思想，有的甚至不幹工作（如王文章），有的就打擊王玉坤。在王玉坤死了孩子情緒不好的時候，他們向縣委反映王玉坤工作

消極。有一次，中共安平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張生耀同志來到這村工作，那些受資本主義思想侵蝕嚴重的人和黨支部副書記張洛蒼便找到王玉坤，當着張生耀同志的面說王玉坤不幹工作，還擋黨的政策，硬要玉坤承認錯誤。王玉坤知道這是有意打擊他，他理直氣壯地反駁了他們的意見，並揭露了他們一貫喪失階級立場的錯誤。王玉坤當場說：“我擋的不是黨的政策，擋的是你們少數黨員幹部損害貧農利益的意見。我是共產黨員，我應該這樣做，這樣做正是維護了黨的政策。”他們打擊王玉坤的計劃失敗了。

到今年春天，一些富裕農民不積極生產，還到處散佈謠風：“社不能再辦下去了！”

“辦社影響生產啦！”“劃小社吧！劃小了就能辦了！”但這個社裡的許多貧農、下中農都決心辦社，問題是需要改造黨的支部，需要樹立貧農在社裡的優勢。不過，到這村領導整社的幹部，聽了少數富裕農民的意見，就草率確定把這個中型社以隊為單位劃分成了七個小社，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和中農王振槐、王振福、王洛合共六戶劃為一個小社。

劃分成小社以後，玉坤他們還是想各種辦法把社辦好。當時正值春耕播種季節，小社才劃分開，問題又很多，本來，村的黨組織應當領導社裡搞好生產，鞏固社的組織，可是一部分黨員幹部，並沒有這樣做，他們為了賺錢，瞞着縣、區領導上，集股唱開了戲。為這事，玉坤曾向黨員幹部們提出意見，要求他們先搞好生產和整好社再唱戲，可是有的幹部蠻橫的答覆玉坤說：“沒在你的地方搭戲台，你不願看我們也不請你。”他們拒絕了這個正確意見。在唱戲的日子裡，玉坤團結着全體社員，緊張的投入了春耕播種，因此，這個社春耕播種工作走在了全村的前邊。

三

領導整社的幹部，滿以為劃分成小社就可以辦下去了。但是，同他們的願望恰恰相反，小社裡鬧退社的問題接二連三地發生。原來有些富裕農民，並不是真心辦小社，他們的企圖是“大社化小，小社化了”。生產隊長王文雙（上中農），在沒有化分小社以前，曾向整社幹部保證：只要劃成小社，我保證能領導好。果

真劃成小社了，他又藉口幹不了，讓社員們重新選社幹部。不少社員們打算選李五（黨員）當社長，他却鼓動社員們說：“李五是黨員，甬選他，選了他將來併大社時他又帶頭啦！”經王文雙的標縱，社員們選了思想落後的王旦旦。王旦旦不會領導，有事王文雙又不管。不久在黨員幹部李五到縣開會的空裡，一些富裕戶就各人種各人的地去了，從此這個社就垮台了。

在上中農嚷嚷退社的時候，一部分黨員、團員和貧農中的積極分子，繼續沿着黨所指引的道路前進，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走在這個隊伍的最前列。當時，在王玉坤社裡，兩條道路的鬥爭也在猛烈地進行着。社裡在社員王振槐（上中農）的地裡種着四畝八分麥子，長的很是出色。王振槐每逢走到地邊，就打起了小算盤：六戶裡只有這幾畝好麥子，和貧農們在一起辦社，真是吃虧。他看到村裡有的小社垮台了，就和他兄弟王振福（中農，也是玉坤社的社員）商量退社，另一戶社員王洛合（中農）看到有兩戶提出了退社，他也提出退社。王玉坤不是找上他們的門，就是叫到他們一塊，耐心地給他們講方向、講政策，說服他們留在社

裡，可是他們總說：“現在我們還不走這條道，先看看再說。”最後，他們堅決要出社的時候，玉坤還告訴他們說：“秋後我們還歡迎你們回來。”

五月裡，玉坤、小其、小龐在一起開了一次會。玉坤堅定地向他倆說：“黨告訴我們：要大家富裕，自己才能富裕，這就要堅持領導農民辦社。我聽黨的話，一定辦下去，你們呢？”小其說：“我也是早打定主意了，像我這樣的戶，除了參加社，再沒有別的路。”小龐也說：“單幹的罪我是受夠了。讓他們退吧！只要你們辦，我堅決跟你們一塊走。”他們這種辦社的決心，產生了巨大的力量。他們商量好，如果那三戶堅決退社，社裡的兩頭牛退給那三戶一頭，他們還能夥分一頭，憑着三條身子一頭牛繼續辦下去。

不久，縣區整社工作組的幹部到這村來整社。在整社會上，工作組問大家打算怎樣辦？王振槐、王振福、王洛合都提出退社；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三人堅定地回答：他們退了社，我們也堅決辦。

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為什麼一定要堅

決辦社？從下面的情況可以告訴我們：

王玉坤是個受盡舊社會摧殘的壯年人，在土地改革前，他是村裡數一數二的貧農，為了生活，不得不給地主當長工。只是因為土地改革，他分得了土地，生活才逐漸好起來。他在土地改革鬥爭中最積極，光榮地被吸收為共產黨員。土地改革後，因為是個體生產，雖說有十幾畝地，可是什麼農具也沒有，牲口也只有半頭。生產搞不好，產量很低，十幾畝地也不過能收一千多斤糧食，一家好幾口人，生活還是不富裕。黨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政策，給他指出了方向，也給了他無限的力量。去年合作化運動中，他就積極帶動農民辦社。

王小其是青年團員，他和他的母親永遠不會忘記土地改革前辛酸的日子。那時候他的父親死去了，母親領着他過日子，經常缺吃少穿。土地改革後，生活比以前改善了，可是什麼農具也沒有。牲口呢？也不過一條牛腿。他年紀又小，不懂得種地技術，土地產量也很低，一家人的生活總是巴巴結結。當着黨指出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是農民擺脫貧困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時，他就和母親商量着帶頭入社了。

王小鹿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跟着母親討飯。土地改革後，雖然分得了土地，因為缺這少那，地還是種不好。他曾經夢想過怎樣使自己的生活的富裕起來，可是在個體生產的基礎上，怎麼也辦不到。種地時因為沒有牲口、農具，眼看着土地就不能播種，即使勉強種上，因為缺這少那，也是經營不好。他經常和共產黨員王玉坤等接近，當他了解到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擺脫貧困的時候，辦好合作社的念頭在他心裡像火焰似的燃燒起來了。在去年的合作化運動中，他和玉坤、小其在一起，成了積極分子。

當着王玉坤領導的這個小社有三戶要求退社、三戶要堅決辦下去的時候，擺在整社工作組面前的任務，應當是從愛護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出發，支持他們辦社的行動，幫助他們把社辦好。不過，工作組並沒有這樣做。他們以為辦社就得像個樣子，三戶怎麼能辦社呢？因此，他們在沒深入了解情況以前，就預先做了決定：“讓他們轉成互助組”。他們找到王玉坤說：“你們這麼幾戶，辦不成社了，批准你們辦個互助組吧！”這一句話給玉坤他們潑

了一盆冷水。

在這個時刻，從表面上看，南王莊為實現合作化而鬥爭的空氣似乎稀薄起來了，實際上，這種鬥爭一刻也沒有間斷過。當天晚上，玉坤就把小其、小龐叫在了一起，對他們說：

“那三戶堅決退社，工作組說咱們戶數少，不夠辦社的條件，讓辦互助組，我看不管叫社叫組，咱們還是牲口公有，公攤草料，集體把生產搞好。”“對，他們不幹咱們幹！”小其、小龐都同意，他們就這樣繼續幹下去了。

四

玉坤、小其、小龐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消息，不久傳到了北京，傳到了毛主席的耳朵裡，毛主席讚揚他們這種熱愛社會主義的行動，讓黨的組織支持他們辦社。

七月初，中共安平縣委會派周求學同志，幫助玉坤、小其、小龐辦社。

七月十八日玉坤、小其、小龐和縣委會的周求學同志在一起開了個會。當周求學同志說明領導上支持他們辦小社的時候，他們三人情緒激動了起來。玉坤說：“從一說讓轉組，這

二十天來我心裡就不平靜啊！我總想：黨給指出的這條道，別人是攔不住的，真就是這樣啊。”

接着，大家就研究怎樣把社辦好。商量的結果，最要緊的一條就是搞好生產，雖說生產資料不足，也要做到比去年增產，超過社外的農民。他們還商量着做好擴大社的準備，確定秋後要吸收貧農、下中農王清池、王玉中、王滿鎖、王滿圈等入社。

這次會上決定的為增加生產量而鬥爭，成了他們辦社的行動綱領。事實上，就在讓他們轉成所謂“互助組”的時候，這種集體生產也從沒有間斷過。

就在這三戶的小社正式成立的時候，一些退社的富裕農民們，背地裡議論紛紛。有的說：“他們（指這三戶）要錢沒錢，要文化沒文化，農具吧連個大車也沒有，等着秋後看熱鬧吧！”有的說：“別看開的歡，長不了。”王坤他們絲毫沒有理會這些，只是暗暗的表示：“你們說吧！咱們‘出水再看兩腿泥’吧。”

夏季是個多災的季節，村西北的二畝晚穀地裡生了蝸蚱，穗子剛剛出來，一咬就完了。

王玉坤很為這事焦急，趕緊買來“六六六”粉除治。第一遍除治完了，不久又生出來，比第一次還多，玉坤他們又去撒藥粉。第二遍除治完了，不久又生出來。玉坤他們還是堅決除治。結果，他們這二畝穀子一點沒有受損失，挨着這塊地的個體農民王治斌的早穀，因為治的不好，穀穗被吃毀了。秋後，玉坤他們這塊地每畝收了一百五十斤，王治斌的早穀，每畝才收了五、六十斤。

在一個炎熱的中午，莊稼都晒的捲起葉子，在南王莊村西北的玉米地裡，有兩個人揮動鋤頭和雜草搏鬥，一個是小其，一個是小龐。這時，總是落雨，雜草一個勁地長，玉坤他們就決心把草鋤乾淨。別人去樹下歇晌了，他們還是鋤地。社裡的四十畝地，被他們鋤的淨光。社外農民王洛代的地和社裡的地挨着，鋤不過來，長的滿地是草。

社裡搞生產需要花一些錢，他們哪裡有錢呢？他們提出要節省開支，不多花一文錢。在漫長的幾個月裡，他們的開支，只是幾兩棉油 and 一瓶墨水。他們沒有錢買肥料，就大量地積粗肥。早晨，別人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們却踮